

自从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从哲学的角度作了阐发之后,“诗意地栖居”就差不多成了现代人所共有的向往。说是“向往”而非“现实”,是因为无论诗人、哲学家,还是普通大众,都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并非是全然的“诗意地栖居”,甚至似乎有令人不安的远离诗意的倾向。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技术所展现出的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主客两极化等特点,遮蔽了人类本真的存在方式,导致了诗意的缺失,也导致了人们的普遍焦虑。尽管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哲学设想,然而如果现代人须臾不可或离的技术达不到诗意的话,美丽的设想终究难以付诸实现。兼通中国文学与技术哲学的梁海教授敏锐地抓住了海德格尔所提供的思想基础与思考空间,从她熟悉的研究领域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中的技术进行了一番艰辛的探索,结果是令人欣慰的,那就是我们古老的东方民族对待技术的智慧足以为现代技术重新闪耀诗意之光提供丰厚的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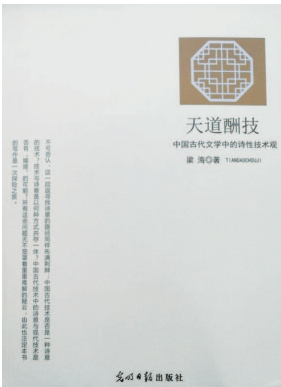
《天道酬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性技术观》全面系统地回溯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诗意技术的表述,多层面地展示了在中国古人心目中诗意技术的完整形态。在技术发生论层面,中国和西方的神话都曾经描述和解释了人们对技术最初的认知。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西方神话认为技术来自于神,基于这样的理解,技术不会包涵情感、美德、意志等精神层面的内涵。中国古代的神话在充分肯定技术在改造自然、保障人类生存繁衍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当技术产生之初,无论是开创宇宙,还是“制造”人类,或者制造其他器物,技术活动及其成果无一例外地都是将天、神、人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其长篇《上东城晚宴》里,作家唐颖倾力描绘了一段虽不刻骨铭心、但又余音袅袅的恋情,展示了它从萌生、繁盛到陨灭的全过程。出没于纽约华人社交圈中的剧作家里约虽青春韶华已逝,但仍是个骚动、不安分的女子。在一次夜宴上她不经意间成了红极一时的艺术家“于连”的猎物。细究之下,这是一场游戏意味颇浓的情色博弈。已经离异的里约明知不会有通向明媒正娶光明大道的结局,还是你情我愿地上了钩,与对方陷入了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热恋。当男女双方的荷尔蒙在大火中挥发殆尽后,她不无哀怨地缩回到自己的盔甲背后。作家尽管为她设置了一个颇富温情的结局,再度结婚成家、相夫教子的里约与旧情人重逢,心中虽泛漾起些许涟漪,但那场曾经呼啸而来的恋情毕竟已成前朝旧事,寄寓在她心中,成为祭奠、缅怀的养料。洞悉世情的人或许会对里约投以嘲笑鄙视的目光,明知没有好的结局,何必将自己的身心搭上,飞蛾扑火般投入其间?然而人并不是僵硬的理性机器,不是大数据的承载器,面对诱惑,经常难以自持。有句拉丁谚语透彻地触及了人性深处的这一弱点(也是可爱的优点):“即便神也无法在爱的同时保持睿智。”纵观唐颖的诸多作品,《上东城晚宴》中的里约并不是唐颖全新的人

技术原来如此美丽

——读梁海《天道酬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性技术观》

■曹丽芳



《天道酬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性技术观》梁海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活动的职业伦理意识、生态伦理意识和社会伦理意识,在伦理道德全方位的规范和约束之下,中国古代诗意技术得以畅通无阻地顺利前行,始终没有偏离“善”的轨迹,并在更高的层面上追求一种审美的精神境界。

在从上述四个层面论述中国古人对诗意技术的认知和文学表述时,作者梳理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纵向上看从远古神话、先秦散文、汉代辞赋、魏晋笔记、唐宋诗词到元明清的戏曲、小说等,横向上看作者的考察内容涉及到人类早期开天辟地、制造各种用具以及后来的农业、狩猎、建筑、医学、兵器、纺织、工艺等各种技术领域,在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发掘出大量关于技术的描写和阐述,并恰如其分地将它们运用于对相关问题的阐释之中,用丰富形象的文学场景来讲述高深抽象的哲学思考,使得全书显得肌理丰盈,讲述本身即自带诗意。比如

在论述“由技入道”的技术本质论时,作者用苏轼的《琴诗》作例证,形象地表明“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技术工具(手指),也不是源自技术对象(琴弦),而是源自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交映,或者说是抚琴之人将他对音乐的理解外化在琴弦之上,这就使得在更高层面上,技术有机体便等同于生命有机体”。诸如此类的论述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更可见作者心灵慧眼的是,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现象,作者往往能突破惯性思维,对它们进行另一角度的解读,从而生出关于技术表述的更加确切的认识。比如我们通常对“八仙过海”神话的理解就是“各显神通”,而作者却注意到在“过海”的过程中,八位仙人自身的神通完全没有显露,而是分别凭借着拐杖、花篮、箫管、拍板、纸驴、玉版、鼓、竹罩等工具达成目的的。这里反映了人们对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的推崇。

由于如何全面地认知技术与诗意的关系是个复杂的课题,所以免不了出现种种矛盾和悖论。比如在上述八仙神话中所显示的人们对工具的实用价值非常推崇的同时,在另一种技术话语体系中便存在着对工具的轻视。《考工记》中就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在这里所表述的对技术活动最高境界的追求中,完全忽略了工具的价值,这是很能体现中国古人对待工具的另一种态度的,他们认为一件精美产品的完成应该主要凭借制造者高尚的品德和精湛的技艺,工具则往往被

认为是越简陋越理想。如何解答古代人们对待工具的这种既推崇又忽视的矛盾态度?作者试图站在更高远的理论层次上对此做出合理性的解释:“工巧的技术只能掌握在少数能工巧匠的手中,但技术的直接工具性价值带给人们的福祉又有着强大的诱惑力,使得人们往往寄希望于神奇的工具。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渴望宝物工具的心理期待,同样也是重视工巧的现实技术的侧面折射。”类似这样的矛盾还有对于技术产品的崇简与崇奢,“技术从朴素向着华美蜕变,本身是要以其精美的形式将生命之重转化为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是现实向着诗意的升腾。然而,中国古代这种由技术打造出的华美生活,如果是建立在社会总财富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便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矛盾,走向诗意的反面”;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要生存必须要依靠技术,而技术的对象又是自然”,可见“只要开展技术活动,必然会对自然产生影响,甚至造成生态失衡”。类似这样的矛盾或者悖论,中国古人曾经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作者在充分梳理、展现古人思想成果的过程中,无疑也加入了自己的思考所得,显示出知难而上的勇气和努力。

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记叙的不同层面对技术的认知来看,技术曾经是如此美丽,如此富于诗意。梁海教授试图为现代技术向诗意技术转化提供有效的借鉴。祖先的智慧告诉我们,在“道”的统摄下的真善美相统一的诗意的技术并不只是历史的回声,而是可以真切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梁海写道:“即使今天,‘天道酬技’依然不失为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只有走在这条坦途之上,我们才会保有对天地万物的本真依恋,对古往先贤的由衷敬仰,对未来子孙的坦然祝福。

瞧,这个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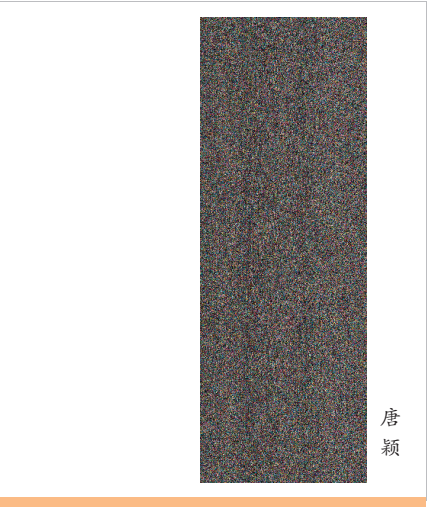
■王宏图

物创造,她是作家多年来创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的一位。其实,再伟大的作家也并非全能,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虽经演变,但其内核仍一以贯之——托尔斯泰虽写下了众多的篇什,但其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便源自处女作《童年》中的尼卡连柯,一个衣食无忧、敏感多情、耽于自我反省的主人公。这一“忏悔的贵族”历经演化,最后定格在《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身上。

在其早年所写的《随波逐流》《理性之年》《瞬间之旅》等中篇小说里,刻上了唐颖个人独特烙印的女主人公已悄然萌蘖、生长,一步步趋于骨肉丰满。阿兔、舒欢、楚红等人虽遭际不一,但内心深处并不是循规蹈矩的贤妻良母。她们暗地里对男女间的情感关系有着极高的企盼,但常因外界或内在的障碍功亏一篑。“散漫迷惘的双眸”成了她们的标配,在世人眼里或多或少显得有些作,也让温柔的好男人惶恐失措。问世于新世纪初的《阿飞街女生》堪称是唐颖对同代人青春记忆的一次集中书写,它以米真真、章霏、

郁芳、子晨、浩淼等人波澜迭起的情史以及相互间欲说还休的纠葛,为青春奏响了一曲深情款款的多声部挽歌。这异乎寻常的一代人,他们成长的年代与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大历史重合,清教主义的氛围使这群生活在昔日十里洋场法租界的少男少女们的欲望难以寻觅到发泄的合适途径。岁月流逝,他们各奔东西,人到中年之际,他们又在大洋彼岸追怀、并试图重续未了的情缘。他们的肉身到了新大陆,但心灵依旧滞留在阿飞街上。它是他们永远无法抛弃的、独一无二的家园,也织成了一道厚实的茧膜,将他们牢牢囚禁其间,粘连其上,消弭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无法迈入新的世界。

稍后写就的《初夜》在主题上与《阿飞街女生》一脉相承,线索更加集中,可视为后者的延展与变奏。从书的标题不难发现,作者着力渲染初次性爱对男女主人公阿三、蝶来日后生活的难以抹杀的巨大影响。初夜的对象也许并不是天作之合,也许并不适合终身陪伴,但在那个禁欲主义还大



行其道的年代,它的意义被大大高估。数十年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两人仍是魂牵梦萦,藕断丝连。值得称道的是,唐颖并不是塞给读者一个廉价的大团圆结局,有情人并没有就此成眷属,他们依旧天各一方。一旦相聚在一起,身上突起的毛刺会将对方戳得体无完肤,直至落荒而逃。在作者叙写的青春期滞后的情爱故事中,人性的复杂性和幽暗面纤毫毕现,虽然它们显得过于沉重,并且即便在当事人意乱情迷之际也缺乏青春生命飞翔的轻盈与绚烂,而读者也会长久沉浸在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喟叹之中。